

「艾爾？」

飛龍飼養場管理室裡，艾黛爾賈特在貝雷絲的躺椅上裹著毛毯裝睡。

她剛剛確實有聽話小睡一會，但貝雷絲刷完飛龍回來一進門，她就醒了。

貝雷絲沒叫她起床，檢查四周環境有收拾乾淨，仔細清洗雙手拭乾後，才回頭抱起艾黛爾賈特，準備開車帶她回家。

被貝雷絲抱著走向地下車庫途中，艾黛爾賈特悄然睜開雙眼，假裝自己剛醒。

貝雷絲稍稍放慢腳步，淺笑著親了她一下，繼續抱她走到車旁。

飛龍飼養場位居山中，地方偏僻，平時沒有訪客，偌大的地下車庫只停著這輛車而已。

沒人會來打擾，簡直是天堂——

副駕駛座上的艾黛爾賈特心情極佳地看著貝雷絲迅速確認好車況、坐進車裡。

「教授……」她立刻挨了過去，撒嬌地摟住貝雷絲。「其實，妳知道我在裝睡吧？」

「嗯。」貝雷絲承住她施加上的重量，穩穩地伸手打開暖氣。

「為什麼不揭穿我呢？」

「我喜歡抱妳走路。」

「哦？……有多喜歡？」

貝雷絲剛準備發動引擎，聞言停住動作，鬆開握著鑰匙的手，轉頭湊近她面前。

主動誘惑她的艾黛爾賈特雙頰泛紅，心領神會地閉上眼睛，跟她交換情意綿綿的親吻。

歷程十分漫長，因為過程中事故頻生。

始作俑者是先將手探進對方衣服裡的人，兩人都懷疑那個情不自禁的元凶是自己。

原本溫柔和緩的親吻在她們開始互相愛撫後，變調為熾熱急促的索求。

「——等等，艾爾。」

當貝雷絲猛然想起她們還在車上時，艾黛爾賈特仍然著迷地吸吮著她的脖頸。

她連忙捧住艾黛爾賈特臉頰，阻止伴侶繼續向下的明顯意圖。

「我們……先回家吧？」

這個人，居然還是收放自如？

艾黛爾賈特恨恨地咬了貝雷絲一口，在她肩上留下牙印，暗自發誓總有一天要讓她失去自制能力，才慢慢斯理地坐回去，神情慵懶地理了理弄亂的衣衫。

「嗯……回哪個家？我家，妳家，還是各回各家？」

貝雷絲聽出她故意要在家的話題上打轉，於是放柔聲調、配合地回答：「我們的家。」

「哪邊是我們的家？」

「兩邊都是。」

「呵呵，妳談的是婚後共有財產嗎？」

「我談的是定義——妳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我們的家。」

艾黛爾賈特被她一句話說得消了氣，心情舒朗地摸了摸她的臉。

「這是貝雷絲辭典對『家』的定義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辭典裡，有我的名字嗎？」

「『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』——貝雷絲·艾斯納相伴一生的伴侶。」

「這麼厲害，居然還有預言功能？」

「還有更多厲害的地方，要隨身攜帶一本嗎？」

「在推銷什麼呢？貝雷絲辭典可是孤本喔，而且所有權在我的身上……」
話音未落，艾黛爾賈特手機響了，見到來電者名稱，她立刻接起來：「怎麼了？」
來電者是修伯特，在電話裡簡略說明了狀況，艾黛爾賈特邊聽邊看著貝雷絲。

「好，謝謝，幫我轉接過來。」

她交代完，對貝雷絲解釋：「生意上的朋友打來，我跟對方聊一聊。」

說完，艾黛爾賈特開門下車，倚著車門繼續講電話。

貝雷絲凝視著弗雷斯貝爾古家家主的背影，忽然降下副駕駛座的車窗。

艾黛爾賈特回頭看她一眼，微微挑高唇角弧度，站姿更加放鬆隨意。

她優雅從容、不疾不徐，說話條理分明、謙和有禮，卻始終帶有不容抗拒的強大魄力。

對方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輩，但艾黛爾賈特的交涉能力更上一層樓，這段通話沒多久就在雙方的笑語中結束了。

「久等了，教授。」

艾黛爾賈特坐回車裡，唇邊還帶著笑，貝雷絲盯著她，覺得自己實在太奇怪了……

連身為家主的艾黛爾賈特，她都想一個人獨佔。

「嗯，我們剛剛說到哪裡了呢？」

「說到『所有權』在妳身上。」

「啊，對……」

「我來確認一下吧。」

「確認什——哇！」

貝雷絲按住開關放平副駕駛座椅背，默不作聲地起身移過去，跨坐在艾黛爾賈特身上。

「貝、貝雷絲……？」

聽到她慌張地叫喚自己，貝雷絲似乎有稍微冷靜下來，露出一個溫柔的微笑。但兩人都知道，這只是假象而已。

「確認我的所有權，是不是真的在妳身上？」

「可是……妳要怎麼確認？」

艾黛爾賈特鎮定下來，伸手描繪她的臉，太喜歡她眼中只有自己的模樣，笑意漸漸加深。

「它是比我生命還重要的寶物，早就被我藏起來了喔。」

「是嗎。」貝雷絲俯身親上她耳畔。「那麼，妳要好好藏……藏到最深處。」

艾黛爾賈特在隨之如雨降下的細密愛吻中，喘著氣回應。

「為了……不被偷走嗎？」

「為了騰出空間，」流連在她喉間的貝雷絲頓了頓。「容納我想給妳的東西。」

「比如、說？」

「比如，源源不絕的愛意——」

貝雷絲牢牢扣住她戴著婚戒的左手，以行動代替言語。